



坐看云起

济群法师访谈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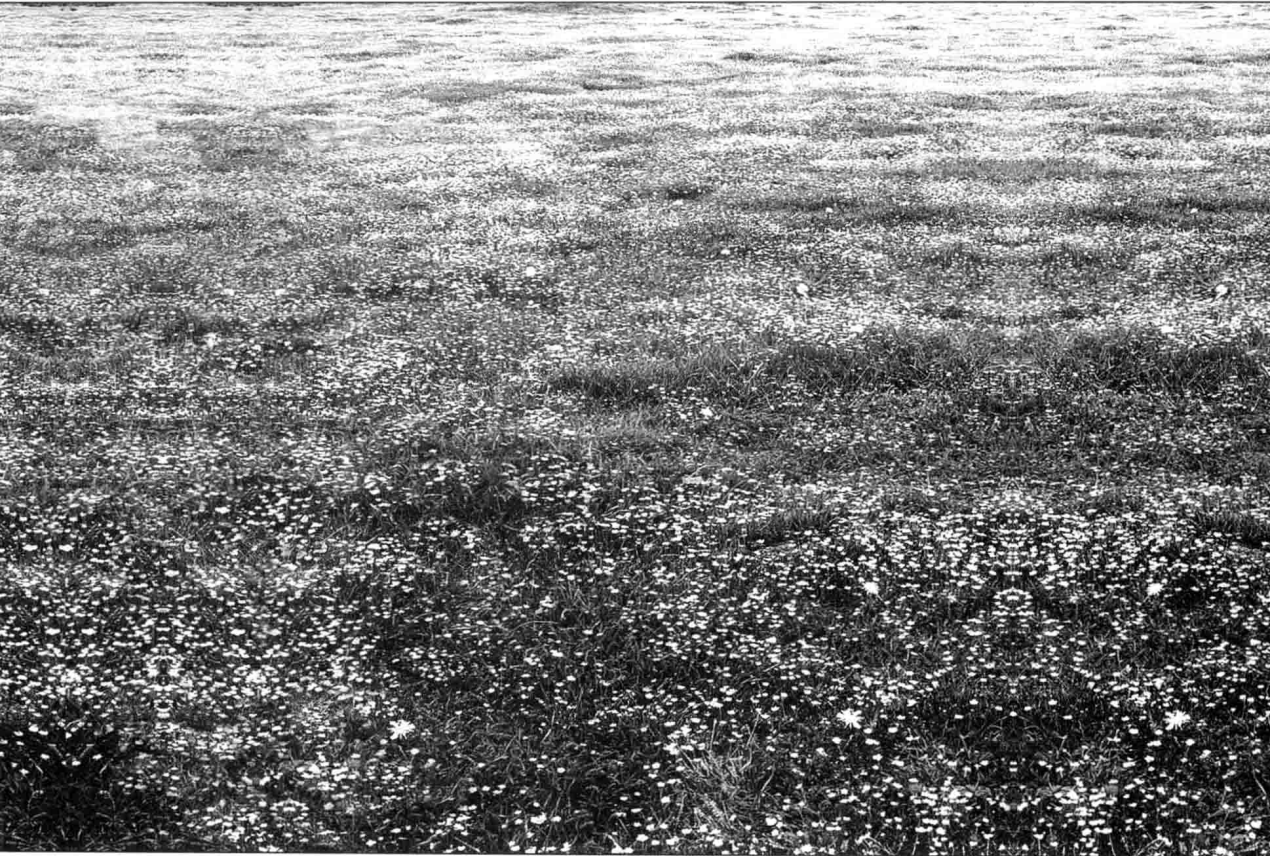
坐看云起

戒幢佛学研究所出版

ZUOKANYUNQI



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
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



近年来，随着佛学热的兴起，媒体也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历来被称为方外之地的，多少有着某些神秘气息的所在。在沉静的黄墙内，在缭绕的香火中，在悠长的梵唱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究竟生活着一群怎样的人们？在有些人眼中，他们是令身心得到安顿的精神导师；在有些人眼中，他们是被社会潮流抛弃的弱势群体；在有些人眼中，他们又是有着别样追求的人生勇士。

——那么，就来听听他们的声音吧。

本书是济群法师历年访谈的首次结集。其中，有《人物周刊》、《南方人物周刊》、《胡润百富》等社会知名媒体的专访。作为佛门外的观望者，他们所关注的话题，正是很多民众感觉模糊而又希望了解的。比如“高僧”，似乎是一个人人皆知的概念，但这个称呼究竟意味着什么？其标准又是什么？再如寺院的定位，究竟应该是专修还是发展，是关闭还是开放，是遗世独立还是走进人间？此外，还有佛教在弘扬中存在的问题、清规戒律在现实僧团的作用、宗教是否有能力改善社会人心、佛教能为当今社会做些什么等热门话题的探讨。在这些提问中，或是出于好奇而想寻找答案，或是因为困惑而想澄清真相，或是希望求证而想得到回应，凡此种种，反映了人们对佛教的陌生和误读，也传达了人们对信仰的需求和期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折射出当今教界存在的某些乱象。

释尊入灭后，历经正法、像法时代，修行证悟者渐次减少，终至末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似乎成了有些人不思修行、不遵佛制的理由——既然身处末法，大环境已然如此，不论怎样努力，也是无力回

天，无可奈何的。事实是这样吗？

须知，法是法尔如是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末的人，而没有末的法。所谓的正和末，只是表现于不同的佛法住持者。这一方面取决于僧团的健康与否，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信众的整体素质。如果大众都能依教奉行，内修外弘，当下就是正法。

身为佛子，当行佛事。我们在这个时代需要做的，不是叹息，不是推诿，而是加倍的努力，加倍的担当。这，正是我们编选这本访谈的初衷。

书中收录的各篇访谈散见于不同刊物，时间跨度也长达十年，但始终贯穿着法师不变的愿力，贯穿着对教界和社会的关注，贯穿着坚持不懈的思考和实践。正是在这种一以贯之的努力下，作为法师教学基地的“戒幢佛学研究所”已在多年探索中逐步形成具有佛教传统和自身特色的模式，而陆续推出的人生佛教、修学引导、以戒为师、佛学研究系列丛书，也已出版百余万字，对引导信众修学和加强僧团建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那么，法师是怎样走入佛门，进而走上弘法道路的呢？又是怎样在教化大众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方向，将弘法重点转向佛法修学体系建设的呢？我们希望，读者从法师讲述中了解到的，不仅是一些行诸文字的答案，更是他的心路历程，他的思考，他的悲心，他的愿力。

最后，感恩为本书乐捐净资和参与校对的各位居士。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2

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

·《人物周刊》专访

20

并非名僧的高僧

·《南方人物周刊》专访

32

慈善的精神

·《胡润百富》专访

48

有声有色，无心无相

·《佛教观察》专访

64

人生佛教在当代的弘扬

·《人世间》专访

86

佛教在当代社会

·《人世间》对话

122

提升财富品质，享受智慧生活

·《财富品质》专访

134

菩提心与净土修学

·《净土》专访

《琉璃坊》专访·

道念的建立，僧格的养成

150

与龙泉寺参访团一席谈·

我们的责任

158

《人世间》专访·

迈出沟通的第一步

166

《老舍茶馆》专访·

问法西园寺

176

《生活潮》专访· 袋里有米，炉中有柴，还要什么

190

在两岸佛事用品产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形神兼备，表里如一

198

刊登于《法音》·

台湾佛教见闻记

206

福建丛林生活漫谈·

我的出家生活

220

作为之起

作为一个出家人

首先要明白

出家人的本分就是内修外弘

自身的佛学素养和道德水准提高了

才能给大众以正确引导

否则就会将他们引向迷信、盲信的误区

而作为寺院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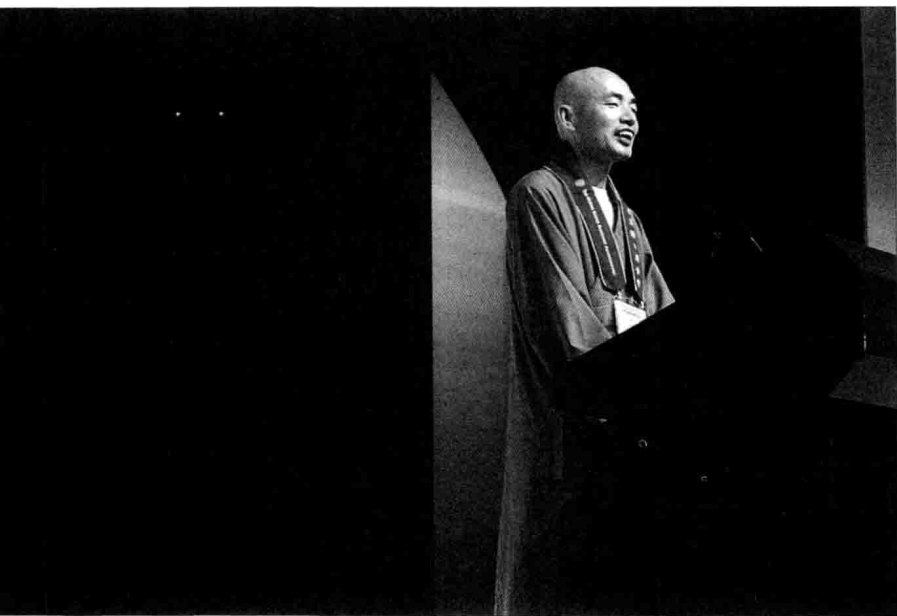
除了给僧人提供修学办道的环境

也是民众净化身心、舒缓压力的净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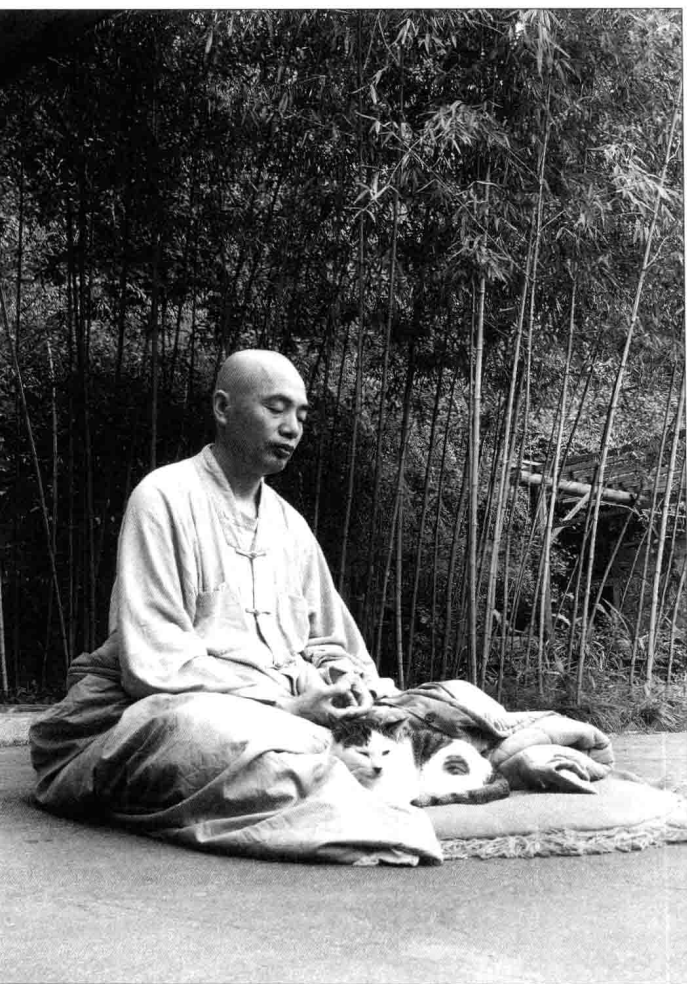
定位准确了

才知道寺院应该以什么样的形象来面向社会

ZUOKANYUNQI



【发心求正觉
忘己济群生】



自号山人的济群法师，居于五老峰阿兰若处。阿兰若为梵语音译，意为寂静处。此处曾是近代高僧弘一大师住锡南普陀期间的掩关静修之地，如今，刻有弘公手书的甘露井依然泉涌汨汨，清冽如昔。

泉边品茗，岩下步月，如此闲适的山居时光，并不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事实上，它距闹市不过几步之遥。但能得门而入，无须跋涉，便是别样洞天。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穿过甘露井所在的几重岩洞，是掩映在竹影中的石砌禅房。屋中素朴的白墙上，挂着“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的木刻楹联。这副集自《华严经》的对联，不仅彰显了大乘自利利他的核心精神，也是兰若主人始终不变的愿力所在。

正是在这份愿力的推动下，十多年年来，法师往返于兰若与尘世之间，法音广宣，度众无量，足迹遍布海内外各地。由他参与创办并担任导师的戒幢佛学研究所，也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适合当代的佛教教育体系。弘法教学之余，法师还以文字般若与大众广结法缘，目前，已出版人生佛教、修学引导、戒幢论丛、以戒为师四大系列丛书三十余册。其中，既有接引初学的启蒙读物，也有深入经藏的研究论丛；既有面向信众的开示，也有僧团建设的指导。他对经教义理所作的现代诠释，使无缘亲聆法音的读者得以品尝法味，啜饮甘露。

日益繁忙的法务，使法师独享山居时的淡定和从容。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月，法师先是作为“西园戒幢律寺第三届菩提静修营”的导师，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位佛子作了为期三天的《心经》讲座，并为营员传授三

皈五戒、菩提心戒，主持西园夜话、传灯法会。紧接着，为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学员们讲授一周的《沙弥律仪》。然后又前往厦门，参加“第三届厦门佛事用品展”的开幕式。展会上，组委会特别提供了近百平米的展位，用于济群法师佛学系列丛书的展示与结缘。月末，由法师发起并主持的“佛法与心理治疗”研讨会又在戒幢佛学研究所拉开序幕，这是国内教界和心理学界的首次正式对话，来自各地的法师及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舟车劳顿中的法师，依然有着山居时的淡定和从容。或许，这正是——一个修行人“以出世心行入世事”的境界吧。因为慈悲，所以入世度众；因为智慧，所以不著世间。

带着对方外之人的好奇和向往，记者采访了济群法师。

2008.11



问：法师是如何选择出家生活的呢？

答：其实我出家的经历很简单，当时年纪还小，对佛法和社会都没什么认识。之所以会选择出家，主要还是因为受家庭影响。如果说当时对佛教有什

么印象的话，那只是好感而已，而且这种好感还很朦胧。

因为家中常常接待很多南来北往的出家人，也就结识了不少僧人。或许是缘分吧，他们都很喜欢我，经常带我到各个寺院去。我从小就很喜欢寺院的环境和生活，所以，出家对于我来说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问：按佛教的说法，法师可谓“童真入道”，这对于您日后的成长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童真入道的确是很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说，在我尚未被世俗染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出家生活，而佛法思想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个角度说，童真入道又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受佛法教育，从而对我的成长和人格形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问：古德时常赞叹童真入道，这似乎与现代社会提倡的早期教育不谋而合。那么，法师是否认为童真入道是成为一个僧人的最佳起点？

答：教界童真入道的人也很多，但其中有不少人的成长道路却和我截然相反。他们像我一样早早就出家了，在那样的年龄，也谈不上什么明确的人生目标，多半只是受到家庭影响。如果剃度后不曾从学佛中获得法益，对外界诱惑就不具备抵抗能力。随着年龄渐长，开始和社会有所接触，往往会因各种原因回到尘世。这几年，佛学院毕业生中还俗者不少，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从小出家的。

由此，也促使我对童真入道的问题产生了反思。我认为童真入道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年龄上，可以有更多时间来修学佛法；二是在僧格养成，因为一张白纸更容易接受佛法

熏陶。但这两点优势，又恰恰是它的不足之处。少年出家，文化基础多半薄弱，不利于将来对佛法的深入研究。再就是对社会缺乏了解，往往缺乏免疫力。

和童真入道不同的是半路出家，它也同样有利有弊。其优势在于：世俗生活都已经历，既然发心出家，也能自觉将这些放下，不易产生动摇。另外，多数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经验，为今后深入经藏、利益众生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不足之处在于：经历了长期的世俗生活，习气往往比较重，而人到中年后，性格多半已经定型，再要改变以往的不良习气就很困难。这种人如果没有强烈的出离心，又缺乏良好的修学氛围，在寺院不用生活多长时间，就会原形毕露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孰优孰劣。

问：曾在法师的著作中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出家的。”当时非常感动，我想这就是佛教中常说的“善根深厚”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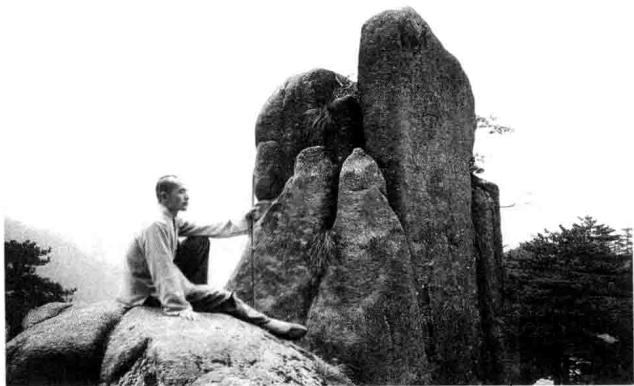
答：无论学佛还是出家，善根当然非常重要。就像一棵树，如果根扎得深、扎得稳，就有能力抵御外来冲击。尤其在现代，仅靠寺院的一道围墙很难与社会完全隔绝。所以一定要对出家身份有足够的认同，而其中关键就在于对三宝的信心。

就我自己来说，出家过程虽然比较简单，也比较感性，但通过对佛法的深入学习，使我更坚定了这一选择。因为弘法的原因，对社会有了更多接触之后，越发认识到，追求真理、智慧和解脱的人生是最有意义的。此外，出家生活清静自在、无牵无挂，也非常适合我的性情。

问：您出家时，应该是宗教政策尚未落实之际。在那个年代，您是如何开始出家后的修学生活？

答：的确，当时宗教政策还未落实，佛教仍被社会视为封建迷信。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整个教界的修学环境并不理想。

我最初是在福建宁德支提寺，当时出家人白天种田，早晚上殿，生活条件极其简朴。在现在的人看来，应该说是相当艰苦。但他们都真心向道，信心道念非常坚固，没有谁是为衣食而出家。老和尚们生死之心很切，就是在那时，我才知道出家是为了“了生死”。虽然还不懂得“了生死”究竟是怎么回事，但现在回忆起来，应该是我最初接受的佛教教育。其后又到福建闽侯雪峰寺，基本还是继续这种农禅并重的生活。这一方面使我养成了山野之人的气质，并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喜爱；一方



1992年，应邀前往九华山佛学院讲课

面也为僧格养成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段时间的生活，对我日后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

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在我成长过程中亲近过的三位老人家，一是福州鼓山涌泉寺的普雨老和尚，二是莆田广化寺的圆拙老法师，三是厦门南普陀寺的妙湛老和尚。他们成就我出家，成就我上学，成就我静修，给我修学上的指导，给我创造弘法的条件。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各种做人做事的美德，终身受用

不尽。这也使我想到，一个人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依止善知识的重要性。

问：在今天，无论社会还是教界都有了巨大改变，修学环境更为宽松。法师是否认为，您当年所经历的生活，对其他初出家者也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对于刚剃度的人，什么环境才是最理想的？

答：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生活环境。对于刚出家的人来说，最关键的，

是接受成为一个僧人的基本教育，也就是造就僧格的教育。关于出家后的教育，在佛教戒律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如沙弥必须依止自己的亲教师，不可独立生活。即使受过比丘戒之后，还须“五年学戒，不离依止”。此外，刚出家也是僧格养成的开始，必须有善知识指导，有如法的修学环境。刚出家的人，大多有良好的初心，但不易持久。有句话叫做“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三年，佛在西天”，这份初心为什么会变质呢？关键还是因为出家后未能继续长养这一发心，结果半途夭折。

问：法师后来又就读于中国佛学院，并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又在教学之余从事弘法活动，面向社会及高校开办佛学讲座。当时弘法在国内尚未普及，整个社会对佛教还是充满了误解，此举可谓开风气之

上·1993年在柏林寺“生活禅夏令营”举办讲座
中、下·1992年在别传寺禅学夏令营

